

找寻“战士”的初心

■王锦秋

头小伙。可是,恐惧像一片无垠的沼泽地,让我不能自拔。我终于明白,从“军人”到“战士”,需要跨越多么大的距离。“军人”只代表身份,一种职业,是名词;而“战士”,更是动词。只有不怕流血牺牲的军人,才能称得上是“战士”。

天亮之后,我悄悄观察救灾官兵,他们个个目光坚毅,看不出有半点恐惧。我更加内疚、自责,用牙拼命咬住内心的焦虑,不敢让外人看出半点蛛丝马迹。

二

我们来到彭州江桥村,在原解放军302医院派出的医疗队帐篷里,我遇见一个叫陈昊阳的年轻军官。他是我多年未见的同行,初次相识时,他刚从三医大毕业留校。就当他在军医大学机关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突然选择调到传染病专科医院。

陈昊阳告诉我,他看中的就是“302”离战场更近,是一支与看不见的敌人作战的“特种部队”。他说,从校门直接进机关,就像正在成长的树苗,根须很难深扎土地。天长日久,就难免营养不良,经不起风吹雨打。一旦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可能连站出来的底气都没有。

他把“302”医疗队的队员逐一介绍给我。在抗震救灾的战场上,就是这些平日看似文弱书生的军医,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用双手扒开废墟中的乱石,用双肩扛起担架上一个个虚弱的生命,用双腿踏过一条条崎岖险阻的道路,创造了成功抢救被埋危重伤员的奇迹。从他的讲述中,我感受到了另一个“302”,更加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可以看得见每一根毛细血管。

6月底,我接到新的任务,提前返回北京。离开成都时,我与陈昊阳约定,一定多去“302”看看,我找回当初“战士”的感觉。

三

回到北京以后,我又添了新的恐惧,害怕触及与抗震救灾相关的话题。离开成都时的约定,也像一杯竹叶青,随着如水时光的冲泡,一天天变淡,仅留下越发难以辨析的残痕。

2013年初,中宣部确定的全国重大典型、人民军医楷模陈菊梅,在各大新闻媒体集中宣传。“我是战士,必须到前线去!”这是那年83岁的陈菊梅,在奔赴抗震救灾战场时的呐喊,更是“302”医务工作者战斗精神的血性表达。我蓦

然想起离开成都时的那个约定。

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不久,我竟然被组织上安排去原解放军302医院任职。

翌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经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批准,原解放军302医院临危受命,抽调解放军援塞医疗队,分三批前往疫情最严重的塞拉利昂,执行抗击埃博拉疫情救援任务。从抽组第一批医疗队起,我就主动请缨。组织上考虑我年龄偏大,又是非医疗专业,并没有批准我的申请。但是,我的那颗“战士”的初心已经被激活。我强烈感到,当年咬破手指书写参战申请的心动频率又回来了。

四

经再三申请,总部批准我作为第三批解放军援塞医疗队政委,率先遣队赴塞拉利昂,与第二批医疗队交接。

在弗里敦,我与第二批医疗队队长陈昊阳紧紧握手,这是我们第二次“战地握手”。

陈昊阳问我,这次冲破重重阻力来西非,是否因为写了血书?我说,血书写,倒是立了军令状。他也正色告诫我,埃博拉病毒凶凶极恶,塞拉利昂疫情最为恐怖,平均每天有2名医务人员因感染而死亡,就连塞国唯一的专攻病毒性出血热专家舍克·汗也同样牺牲。

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中心,是我们医疗队的主阵地,位于首都弗里敦东南郊,一个名叫科索的小镇,距我们宾馆图马尼大本营约一小时车程。每天早饭后,目送医疗队出征的时候,我的心情极其复杂,非常不甘心战场近在咫尺,梦想却止步于眼前的临门一脚。于是,我不断地向组织提出进入埃博拉病区的请战要求。一次次被拒绝,又一次次请战,直到组织上批准我进入埃博拉病区。

五

进病区前,我彻夜无眠,坐等天亮。翌日,我和刘翀、庄英杰、洪建国、孟玉华一起,早早来到中塞友好医院。从队员手中接过防护用品,仿佛接过的是“钢枪”。与埃博拉战斗,防护服是我们医疗队员的重要武器和生命屏障,11件防护用品,36道穿脱程序,一个都不能少,一点也不能错。当我穿上防护服,对着镜子进行安检自查时,感到自己像一名即将出征的宇航员。

那天气温30多摄氏度,我感到穿着防护服,走路不但不方便,呼吸也很困难,不一会儿,身上已是大汗淋漓,护目

镜上蒙了一层雾气,让暗藏杀机的病区更加扑朔迷离。不到半小时,我就出现了“失重”的感觉,如同漂浮于孤立无援的太空。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半途撤出病区,不然就与临阵脱逃相差无几。同行的队员见此光景,提出送我离开病区,我断然拒绝了。

我的“失重”状态更加严重,心率加速,人开始虚脱,分不清东西南北,感觉可能快支撑不住了。我下意识命令自己,千万别倒在阵地上。

对讲机响了,外面指挥中心告诉我,进病区45分钟了,可以出来了。我本能地松了口气,总算熬到了规定时间,现在出去,一点也不会觉得尴尬。如果继续前行,或许很快就会倒下,甚至牺牲阵亡。

但是,我看见病区里的队员都像红了眼的战士,争分夺秒地与埃博拉搏斗。他们早把自身的危险置之度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多一分钟,就有可能多拯救一个非洲弟兄。我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耳边响起冲锋的号角,更加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对讲机再次响起,段惠娟队长的命令不可抗拒,我们在病区的时间已经超过90分钟,必须马上无条件撤出。

在战友的提示下,我按照墙上画的穿脱防护服流程,将11件防护用品一步步地脱下来。当脱掉口罩的那一刻,我深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俨然一位凯旋的士兵,欣喜若狂,热泪盈眶。

六

从西非回国不久,我就调任新的工作单位。离开“302”的日子越久,那段战斗岁月的记忆却越发清晰。在这里,我找到了“战士”的初心,战胜了挥之不去的恐惧;明白勇敢不是不懂得恐惧,而是直面恐惧,依然勇往直前。因为“302”,我奔赴西非那个遥远的国度,上了战场,深入最前沿阵地,与埃博拉零距离接触。我既当了一回出生入死的“战士”,又当了一回“战地记者”,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担当》《高危时刻》、长篇小说《月印京西》。这不只是指尖敲击电脑键盘完成的,更是我们全体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出来的文字。

2018年11月5日,“302”有了崭新的名字——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也就在这一天,我的新书《戎装天使》付梓出版。中心挂牌前夕,大家纷纷在大门口留影,把这个风雨一甲子的名字,仔细珍藏在心底最柔软的那个地方。这一天该是“302”辉煌史册的封底,也是“302”接续新史诗封面……

令人遗憾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牺牲的88位英烈中还有一部分烈士姓名无从知晓,这成了王志杰的一个心结。

2013年,王志杰萌生了为烈士们寻亲的想法,他们应该有姓名、有原籍,当年牺牲的这些无名烈士,他们奋勇杀敌、驰骋疆场,应该被历史和人民铭记。

时隔71年,年近六旬的王志杰开始查询、确定烈士的姓名、籍贯等信息,为他们寻亲。由于时间久远,为无名英雄寻亲之旅的艰辛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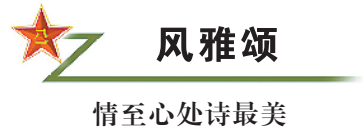
王志杰走访当年回民支队战斗过、生活过的地方,搜集线索;在党史馆、档案局、民政局查阅档案及资料;在电视台、报纸上发布寻亲信息;找在世的回民支队老战士了解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地多个部门众多同志和好人心的鼓励、支持和帮助,如今88位烈士中已有46位被确定了原籍和姓名,16位确认了姓名仍待查原籍。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时间不会使记忆褪色。我想,即使一些战士的名字已经难以找寻,一些烈士的壮举也很难还原,但他们的千千万万烈士们一起,把炽热的红色基因深植于冀中大地,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



长征

第4666期



情至心处诗最美

和平之旗

——武汉军运会畅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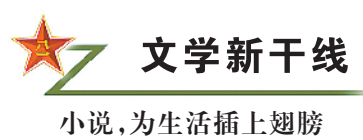
■张永红

有一片杏花
如旷古走来的黄鹤
承接太阳光芒,铺展月光白羽
它为空前的聚会而来,凌空绽放
似秋水长天霞鹭齐飞的彩翼

有一种鱼跃
在龟蛇锁江的琴弦上翻飞
浪遏飞舟的背影,鱼翔浅底的手臂
拨动大江东去、潇潇雨歇的和弦
109个国度,9300个军中健儿同场竞技
奏响“共享友谊 同筑和平”军运金曲

有一颗子弹
赛过雄狮猛虎骏马猎豹响箭
快如闪电雷鸣疾风骤雨
它只为走在战争前面,营造和谐词语
避免冲突厮杀递减纷飞的血祭
让每一块靶标绽开友谊之花
让每一次奔跑变成制胜之箭

远古走来的尚武精神,黄鹤楼下重新演绎
但闻鼓角金石连营
勿需狼烟遍地
虽有血脉偾张的勇士
勿需心生怨气



小说,为生活插上翅膀

在海拔四千米的雪域高原上驻守着一个连队,他们的俱乐部里常年摆放着一瓶包装精美的香水。不少造访者都疑惑地询问:“为何在这样一个男子汉气爆棚的地方会有如此迥异的东西存在?”连队官兵都笑而不语,令人不解其中深意……

驻守在这里的官兵人手少,任务重,他们很少有看看外面世界的机会。转眼又到了周末,细心的指导员发现,已经三个月没有下山的战士张小虎悄悄在外出名单上划去了自己的名字。晚上,指导员把小虎叫到自己宿舍,询问他不愿出去的原因。这位腼腆的康巴汉子黑红的脸上颜色愈加深厚,但却始终不愿说出实情。指导员有些着急,扳过小虎的肩膀:“小虎,是兄弟就别自己扛着,有什么事情说出来,总有个解决的办法!”

小虎反复绞弄着衣角,慢慢讲起一件埋藏已久的心事。数月前,终于轮到小虎下山外出,他手里攥着一张长长的购物单,上面写着在家战友们需要购买的物品。小虎坐在前往市区的公交车上,看着窗外熙熙攘攘的人流,不禁觉得有些恍若隔世。从哨所的窗户往外看,人眼皆是一望无际的草场和层峰错落的雪山。难得一次下山机会,小虎要把自己一路上看见的所有人和物牢牢记在脑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慢慢回味。这时,车上上来了几个穿着时尚的女孩,空气里瞬间弥漫着青春的气息。小虎的眼睛闪了一下,迅速在脑海里给她们拍了一张照片。

这时,女孩们停止了说笑,一个斜扎着马尾的女孩用手捂住了鼻子,“哪里来的这么难闻的味道,你们闻到了吗?”女孩都使劲吸吸鼻子环顾四周寻找着气味的来源。小虎赶忙移开了目光,悄悄低下了头,他不知不觉地向车窗移了移身子,努力想让自己与车融为一体。突然一个短头发的女孩向同伴们眨了眨眼,朝小虎努了努嘴压着嗓音说道:“你们看,是山里人进城了。”女孩们窃窃笑笑,盖过了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和车窗外风声的呼啸,直抵小虎耳膜。

是的,这难闻的味道就是小虎身上的马粪味。马是骑兵连战士们不可或缺的伙伴。在越野军也会“趴窝”的地方,只有战马能够带着战士们踏过雪山,与山共舞。在大雪封山的日子,只有战马能够将给养运到战士的身边。在星河似海的孤夜,战马的低吟最能抚慰思乡战士心底柔软的地方。长年与马为伴,无论战士们如何洗澡、换衣服都无法掩盖身上的马粪味。那一刻,面对这些光鲜靓丽的都市女孩的无心之语,小虎心里泛起了苦涩,手中薄弱的购物单被汗水浸透。从那以后,他便不再愿意外出,不愿接受旁人异样的目光,只想一个人躲进哨所,结起一层坚硬的外壳。

听到这里,指导员重重拍了拍小虎的肩膀走出房间。墨染的苍穹之上洒满了璀璨的群星,星光在指导员的眸眸里此起彼伏,如波涛汹涌的大海翻滚着的光潮。第二天,指导员跟着班车下了山,晚点名快结束的时候,指导员大声对全体官兵说道:“我们骑兵连经常与马打交道,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特殊的气味。从大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今天出去买了一瓶香水放在俱乐部的窗台上,有需要的同志自行喷洒。好了,解散!”

这瓶香水仿佛一颗石子,在每个人心

犹如战场军号如怒、演兵场上挥汗淋漓

中国军团,身负人民重托、脚踏祖国大地
强健肌肉,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
刀锋闪亮,誓要担当捍卫和平大义
迎接挑战、突破极限、跨越冲击
239块奖牌、133块金牌,位居世界第一
赢得军人至高无上荣誉
看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听英雄赞歌唱响天际
为共筑和平铺路,发以武止戈旗语

一切都是化干戈为玉帛、铸剑为犁
一切彰显东方大国的和平崛起
站起来的,是雄狮,不再屈膝
强起来的,是巨龙,展示威仪
走和平发展之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发出这样的呼吁——体育传友谊

待到银杏满枝头,盛会落下帷幕时
“和合”的火炬塔巍然矗立
守望友谊的圣火生生不息
和平发展的旋律响彻寰宇
神州大地飞扬和平之旗
一群白鸽从容振臂
飞向全人类的晴空万里

使命的味道

■胥家豪

里激起或深或浅的波澜。之后几天,大家进入俱乐部的时候,表情都有些不自然。很快,下山的班车上便出现了马粪和香水混合的味道,随风在白云间游移。

这天,指导员带队巡逻,没走多远便被闹肚子的战马拉了一身。指导员脱下大衣交给小虎,让他回去换一件。小虎走进指导员的房间打开衣柜取出新大衣正准备离开。两张信纸从口袋里滑落,小虎捡起来一看,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小虎垂下目光,不经意间读到了信纸上娟秀的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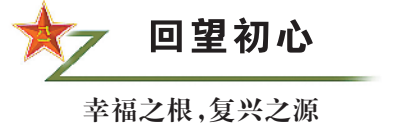
“我们分手吧。”开头一句话让小虎手一颤,信中人说诉着自己与指导员相识相知的点点滴滴,经年累月苦守等待的辛酸坎坷。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指导员无法告诉自己深爱的人自己在哪里,在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以至于女方的父母怀疑他是一个骗子,要求两人分手。“阳,这些我都能承受,毕竟我知道嫁给军人就意味着聚少离多,但是,你知道我有洁癖,受不了你身上的味道,咱们一年就见这么几次,你为什么不愿意洒点香水遮盖一下,你连这点都不愿为我做吗?”信纸上满是指印,已经被反复阅读了多次。

小虎的手颤得更加厉害,他拿起另一张信纸,指导员刚硬的字体里透着罕见的柔软。“芷,来信收悉。你说的这些我都认,也尊重你和你家庭的选择,只是有一点我想做一辩白。我身上的马粪味确实给你带来了困扰,但是这身味道能够证明我多年的付出和兄弟们的坚守是有意义的。你让我临时遮盖它,我可以做到,但是我不想过遮遮掩掩什么……”隐约几滴泪痕,晕开了最后几个字,看不真切。小虎刚过检,将信纸放回原处,抓起大衣飞身上马,追赶着前进的队伍。

指导员再也没有收到回信,连里的战友也没有人提起过这件事。只是这瓶香水使用的次数越来越少,它静静在窗台上伫立,大家打扫卫生的时候总不忘把它擦拭干净。不久,小虎也再次踏上下山的班车,沐浴着窗外盛夏的日光,他的脸上一片从容和宁静。

作者简介:

男,1995年生于江苏南京,2018年毕业于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现为火箭军某部排长。撰写电视剧剧本《云落石出》《无处遁形》两次入选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扶持优秀青年电视剧创作计划”,发表小说、散文多篇。



幸福之根,复兴之源

初秋的冀中大地,草木葱茏,瓜果飘香。我来到77年前抗日英雄马本斋曾率领冀中回民支队浴血奋战、胜利突围的地方——阜城县千顷洼。

位于衡水市阜城县城南5公里千顷洼,由古黄河泛滥淤积冲刷而成,因地势低洼而得名。历史上沙害严重,自然环境恶劣。如今的千顷洼早已今非昔比,枝繁叶茂、碧波荡漾,已成为生态环境优美的万亩森林公园。在丛林深处,当年突围战中壮烈牺牲的88位烈士长眠于此。

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行走在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红色土地上,凝望着矗立在绿树掩映中的抗日英雄纪念碑,重温那段荡气回肠的战斗往事,心中激荡着崇敬与豪情。

1942年5月,侵华日军调集5万多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妄图消灭抗日力量。为粉碎日寇的阴谋,掩护冀中军区首长和主力部队转移,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主动出击,灵活作战,成功牵制了日寇主力,胜利完成了阻击作战任务,但自身却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马本斋当机立断,率部突围。

这次突围战被认为是回民支队与日军870多次战斗中“最艰苦、最惨烈的一仗”。成功突围后,刚强的马本斋流下了眼泪并痛心地说:“我们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遭受多大挫折,都不能伤感、消沉,有一些伤亡就悲悲戚戚,部队就没有战斗力了,一定要与党同心同德,

千顷洼的红色记忆

■郭强

勇往直前,党要我们向南,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奔去,就是死了,也要向南,这才是我们回民支队的性格。”这字字铿锵有力、句句掷地有声的话语,诠释着马本斋作为共产党人无所畏惧的革命信仰、永不言败的革命精神。如今,这段话写在了纪庄村头的墙壁上。让我们看到一个共产党人对党的忠诚,那种信仰的力量,更是历久弥新。

我站在当年被鲜血染红了的高家坟和连家岗子前,望着不远处高大的纪念碑和88位烈士墓,战士们铺天盖地的喊杀声仿佛仍在耳畔回响。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回民支队与当地百姓鱼水情深的故事代代流传。当年纪庄村村长,突围战亲历者王梦北的儿子王志杰给我讲起了英雄母亲王柳氏为掩护受伤战士壮烈捐躯的故事。

当时,住在村边70岁的王柳氏,因年龄较大、行动不便,没有转移待在家中。6月2日战斗打响后不久,一名受伤的战士爬到他家门前敲门求救。王柳氏开门后,见一名受伤的战士浑身是血趴在门前,不远处有鬼子追赶的叫嚷声,她忙把战士搀扶到院内,并用秫秸将战士掩藏好。刚一转身,几名鬼子就冲到院内,问她是否看到一个“八路”,老人怒视着敌人一声不吭,恼羞成怒的鬼子用在屋门后放着一根擀面杖,朝老人头部狠狠打去,这位英雄的母亲被残忍杀害。听到老人被害,受伤的战士跪在门前,不远处有鬼子追赶的叫嚷声,她忙把战士搀扶到院内,并用秫秸将战士掩藏好。刚一转身,几名鬼子就冲到院内,问她是否看到一个“八路”,老人怒视着敌人一声不吭,恼羞成怒的鬼子用在屋门后放着一根擀面杖,朝老人头部狠狠打去,这位英雄的母

亲被残忍杀害。听到老人被害,受伤的战士跪在门前,不远处有鬼子追赶的叫嚷声,她忙把战士搀扶到院内,并用秫秸将战士掩藏好。刚一转身,几名鬼子就冲到院内,问她是否看到一个“八路”,老人怒视着敌人一声不吭,恼羞成怒的鬼子用在屋门后放着一根擀面杖,朝老人头部狠狠打去,这位英雄的母

他的泪水中沉浸着悲痛,也为祖辈舍生取义的大爱而骄傲。

随着王志杰的讲述,父子两代接力守墓的故事再一次深深打动了我们。

时任纪庄村村长的王梦北是突围战的亲历者,他一边组织村民帮战士打水备餐,一边为部队做向导。战斗结束后,王梦北和乡亲们将在战斗中牺牲的88位烈士一一掩埋。三天后,马本斋司令员又带队返回,按照回族礼仪,重新安葬了88位烈士。从那时开始,王梦北立志为这些烈士守墓。为防止散养的牲畜去坟墓上吃草或踩踏,他每天起早贪黑掘地挖土,用了一年的时间为墓地筑起东西115米,南北75米,高1.2米的土围墙。1979年,王梦北中风,半身不遂。此后的10多年,他仍然让儿子用那辆旧三轮车驮着他往返墓地和家人,静静地坐看着儿子除草、扫墓。1993年,王梦北去世。为了一句“誓死看护陵园”的承诺,王梦北整整坚持51年。去世前,王梦北对88座烈士墓说,“这是我儿子,以后就由他接替我了”。接过父亲的“接力棒”,王志杰始终铭记父亲生前的嘱托和教诲,担当起陵园的“守墓人”。如今,王志杰和父亲已经接力守护烈士英灵整整77载,他们把对烈士的敬仰之情化为一种信念,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墓地,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更是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初心。

站在英烈墙前,周围的树木被一场细雨浸透后更显苍翠。英烈墙上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战士的伟大生命,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他们挺起了民族的脊梁,谱写了无愧于历史的慷慨壮歌,成就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底色。